

2005 年第 5 期

外 国 语

总第 159 期

No.5, September 2005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59

文章编号 : 1004-5139 (2005) 05-0002-08

中图分类号 : H0

文献标识码 : A

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词汇的影响

——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中的同形异义词

石定栩,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摘 要 : 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中有些词语形式相同, 但意义有差异, 互为同形异义词语。本文通过香港报纸的实例, 分析受英语影响而产生的同形异义词语, 其中包括同形异义音译外来词, 同形异义意译词, 英语影响汉语语义或语法功能而造成的同形异义词, 以及因英国制度影响而造成的同形异义词。

关键词 : 香港书面汉语 ; 标准汉语 ; 同形异义词 ; 外来词

English Influence on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The case of homographs

SHI Ding-xu, CHU Chi-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Some words in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are morpho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ose in Standard Chinese but are seman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These homographs come from various sources. Some of them are the result of accidental mismatch in the sense that different English words are translated as the same Chinese word. Some others came into being when their semantic field or syntactic behavior was altered due to English influence.

Key words: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standard Chinese; homographs; loan-words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 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日趋紧密, 人员往来和媒体交流也不断增加, 两地的语言文字都因此逐渐发生了变化。标准汉语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香港词语的进入, 另一方面表现为词语语义的调整以及感情色彩的变化。前者如“的士”、“写字楼”、“买单”等词语的借入, 后者如“集团”、“策划”的转义。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前, “策划”还是个贬义词, 只用来描述计划干坏事, 后来受了港产影视作品的影响, 逐渐变成了中性词。对

香港书面汉语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 也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描述汉语的变化发展。

香港书面汉语的词汇, 除了与标准汉语有明显差异的之外, 还有一部分与标准汉语写法相同, 但意义却不尽相同的, 这就是所谓的同形异义词语。这类词语出现在文章里, 很容易造成麻烦: 香港人说的是一个意思, 我们理解的是另一个意思, 双方都以为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其实却只不过是一场误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 本文只讨论其中的一个, 即英语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语料来自较具影响力的香港报纸：《明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和《星岛日报》，收集时间是2004年2月至5月。

1. 同形异义音译外来词

香港书面汉语中有大量的音译外来词，而且使用频率很高，如多士（toast）、芝士（cheese）、甫士（pose）、贴士（tips）之类，这是英语影响的最明显表现（石定栩、朱志瑜 2000，邵敬敏 2000）。由于英语在香港的强势地位，香港书面汉语中源于英语的音译外来词远多于标准汉语。除了大量的音译地名、人名之外，从相关词典中可以找到的常见英语音译词有400余个，实际数量应该更多一些。

有些源于英语的音译词已经进入了内地，现在内地频繁使用的“巴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士”原来在粤语地区普遍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广州话逐渐放弃不用，而香港粤语和书面汉语则继续使用。改革开放后“巴士”重新在标准汉语里出现，显然不是直接译自英语，而是从香港转口而来。

香港的英语音译词中，有一部分的书写形式与某些标准汉语词语相同，但意义却完全不同，这往往成为误解的根源。

騷

在香港书面汉语里，“骚”是英语 show 的音译，有展示、显示、表演的意思；而标准汉语里 show 的音译来自台湾，即“秀”，如做秀、时装秀等。两地音译用词不同，是因为香港版按照粤语发音，大陆和台湾版则按照普通话发音。“骚”在标准汉语中有举止轻佻的含义，常含贬损色彩，说普通话的人如果不知道香港书面汉语中“骚”的来源，很容易造成感情色彩上的误解。实际上“骚”在香港十分常用，没有任何特殊色彩：

（1）林建明昨日出席《心晴行动抗抑郁》，下周六无线会举行慈善骚，大姐明表示当晚蓝洁瑛会出席。（《星岛日报》2004年

5月9日 D5）

（2）陈法蓉成为 Bella 激光永久脱毛代言人，早前拍摄新一辑平面广告，Monica 在广告中继续性感，全程低胸小背心大骚身材及白滑肌肤。（《星岛日报》2004年4月14日 D4）

由于香港的音译词多半按粤语的发音借入，用单个汉字记音的音译词往往与标准汉语有较大差异。比如“开咪”、“封咪”中的“咪”是 microphone 第一个音节 [mai] 的音译，意为麦克风、话筒，在香港粤语里“咪”的发音与 [mai] 相近，是十分准确的模仿，符合音译外来词的一般规律。对于内地人来说，“咪”的普通话发音为 mī，跟 [mai] 的发音相去甚远，如果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就很难把“咪”跟 microphone 联系起来。当然，“咪”在香港书面汉语里是词，在标准汉语里则不能单独使用，二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又比如“泊车”的“泊”在香港粤语里发音与 park 相近，到了普通话里读成 bó。两地读音不同，音译的线索被湮没，在标准汉语里就难以看出“泊”来自 park。“揸车”的“揸”和“信用咭”的“咭”也是如此。“揸”的香港粤语发音与 drive 相近，到了普通话里读成 zhā，与 drive 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咭”在香港粤语读音接近 card，到了普通话里读成 jī，同 card 就毫不相干了。为了音译的方便，香港还有一些独创的专用汉字，如指电梯的“𨋖”，便是为了音译 lift 而造的香港特有字。

波

“波”在标准汉语里的基本义是波浪。在香港书面汉语里，“波”除了也表示波浪外，还是英语 ball 的音译词，如例（3）中

“开咪”的意思是开始播音，“封咪”则指停止播音。

“泊车”的意思是停车，即 park the car.

在香港书面汉语中，“波”也指汽车的排档，由此衍生出的词语有“波档、手动波档、自动波”等。

的“波”便是 ball “球”义的音译。

(3) 中国国家队教练吴金贵昨晚在梁守志陪同下,在大球场睇波,其后向科威特吼路。(《东方日报》2004年2月15日A34)

由“波”派生而来的词语有“波板”(乒乓球拍)“波经”(球类比赛的学问、策略及相关评论)“波恤”(运动衣,“恤”是 shirt 的音译)“波鞋”(球鞋)“波砵”(球鞋、运动鞋,“砵”是 boot 的音译)“食波饼”(被足球、篮球、排球等击中)等。

“波”还有一个引申义,即乳房的俗称,用于女性,见例句(4)。由此衍生出的词语有“波霸”(乳房特别丰满的女性)“食波饼”(身体碰触到女性胸部)“送波饼”(女性主动将胸部贴在对方身上)“大波妹”等。标准汉语吸收了“波霸”一词,但“波”本身及其衍生的其它词语则未被引入。也就是说,标准汉语对“波”族词做了选择性吸收,而并非成系列的吸收。

(4) 她说,试过有差人上来问业主资料后,望着她胸部说:“对波好大!”(《信报》2002年3月25日文化副刊)

喉

标准汉语里,“喉”指位于咽和气管之间的部分,是呼吸器官的一部分。而在香港书面汉语里,“喉”除了表示呼吸器官之外,还有其它含义:

(5) 上市公司叶氏化工集团主席叶志成的高龄父亲,昨午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内疑被人私自施行“安乐死”,拔去赖以维持生命的氧气喉,导致气绝身亡。(《东方日报》2004年2月28日A1)

上例中的“喉”是英语 hose 的音译词,即管的意思。由“喉”衍生而成的词语有“水喉、来水喉、去水喉、水喉匠、水喉通

这里的“吼路”是观察情况,以便制订应对策略的意思,这里的“吼”是粤语词,意为“查看、刺探”,而不是后面所说 hose 的音译。

(较细的自来水管) 喉钳(水管钳子) 胶喉(塑料管) 铁喉、消防喉、煤气喉、排气喉、死气喉(排气管)”等。

卡

香港书面汉语里的“卡”有两个特别用法:

(6) 西港岛线及南港岛均会采用中型铁路系统,每列车只有4卡,经营成本较有效益,最密可两分钟一班车。(《明报》2004年2月20日A18)

(7) 另外,被捕技工又涉嫌从棺木盗取贵重陪葬品,包括三粒被烧焦的钻石,其中一粒重达一卡,另一粒亦重六十份。(《东方日报》2004年3月31日A30)

例(6)中的“卡”是 car 的音译词,表示车、车厢,由此衍生出“餐卡”(火车的餐车)“拖卡”(汽车的拖车)“车卡”、“卡座”等词。例(7)中的“卡”是 carat 的音译词,即克拉,是宝石的重量单位。

飞

(8) 扑飞 参观战舰(《星岛日报》2004年4月26日A13)

(9) 马会昨日庆祝场外投注处三十周年,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微服出巡,到开办了三十年的马会旺角快富投注处充当售票派彩员,为首名顾客打飞,致送纪念品。(《东方日报》2004年4月22日A22)

在标准汉语里“飞”的常用义是在空中运动,也还有一些其它含义。在香港书面汉语里,“飞”除此之外还是 fare 的音译词。fare 本指车票钱,引申为车票,后进一步引申为各种票。在香港书面汉语里还有一些由“飞”衍生出来的复合词,如上例中的“扑飞”和“打飞”,此外还有“派飞”、“轮

“扑飞”里的“扑”有四处想办法寻找、到处搜寻的意思。粤语里有很多特有的词语,最初没有对应的记音汉字,后来为了记音方便,就用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汉字来记它的音,由此形成了一些粤语与汉语同字不同义的情形,“扑”就是这样产生的。在香港书面汉语中“扑”与“撲”是两个不同的词,在粤语里发音不同。

飞”等。

基

(10) 网上结识百基民 威胁踢爆身份
(《东方日报》2004年3月13日 A16)

“基”是英语 gay 的音译词，即同性恋者或“同志”的意思。在香港书面汉语里，“基”可单独使用，在 google 香港的网页上找到的例句有“一直都有传他是‘基’的”，“第一个向我承认他是‘基’的人”等。由此还衍生出一些复合词，如上例中的“基民”，此外还有“基佬”、“搞基”、“搅基”、“港基”以及“基缘”等。

在标准汉语里“基”的合成词使用频率很高，如“奠基”、“基础”等，而“基”单用的情形仅见于专业术语，如化学术语里的“基”，即聚在一起的原子团。因此，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里的“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这种香港跟内地同字异义的情形很常见。比如“骨”在标准汉语里是骨头的意思，除了医学词汇之外很少单独使用。香港书面汉语受粤语的影响，“骨”可以单独使用表示骨头，还可以指“一刻钟”或“四分之一”，是英语 quarter 的音译。

批

(11) 澳洲最近推出新口味的伏特加雪糕批，销售对象以成人为主，但有民间组织批评，这种酒味甜食会引诱儿童尝酒。(《明报》2004年4月6日 B12)

“批”在标准汉语里的义项比较多，可做量词，也可做动词，指批评、批判。在香港书面汉语里，“批”除了这些用法外，还是 pie 的音译词，是饼或馅饼的意思，上例中说的就是一种饼状甜品。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香港书面语中有些词语其实包含了两个不相干的含义，应该视为两个同形异义的词语。这两个词语

一个相当于标准汉语里的对应词，另一个是由英语音译过来的借词，在词典里可以分列词头处理。

2. 同形异义意译词

2.1. 仿译词

仿译词又称借译词，专指翻译时不理睬整体意义，而将内部成分一一对应意译而形成的词语。香港书面汉语的仿译词很多，有些和标准汉语的完全相同，如黑马 (black horse)、热狗 (hot dog)、热线 (hot line) 等；也有一些形式上不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的，前者如“宽频” (宽带 broadband) 和“蓝芽” (蓝牙 blue tooth)，后者如“猎头公司” (人才开发公司 head-hunter) 和“欢乐时光” (happy hour)。有些仿译词形式上与标准汉语的对应词完全不同，反而与另一些标准汉语词汇同形，构成同形异义词，比如：

班房

(12) 现场消息指，一名十六岁姓许的中二男生，疑在班房内吃糯米糍，但根据校规，学生不能于小息时间在班房内进食。(《东方日报》2004年2月15日 A1)

在香港书面汉语中“班房”是英语 classroom 的仿译词，即标准汉语里的“教室”。在标准汉语中，“班房”则是监狱或拘留所的俗称。

前线

(13) 前线医生联盟抗议医管局“肥上瘦下”，计划削减前线合约医生津贴。(《苹果日报》2004年2月23日 A1)

“前线”是英语 frontline 的仿译词，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前线”常用来指直接从事生产、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岗位，相当于标准汉语里的“第一线”。“前线”在标准汉语里有时候也可以用来表示这个意思，但往往是比喻的用法，形容工作的紧张或状况的严峻，同表示后勤供应的“后方”相对

应。“前线”在香港书面汉语中没有任何特殊含义，因此使用频率远高于标准汉语。相关的仿译词还有“前线工作人员”（frontline worker）、“前线职员”（frontline staff）、“前线司机”（frontline drivers）等。

草根

(14) 不过若论背景性格，阿扁可能似《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韦小宝出身草根，靠蛊惑感、监人赖侯的性格上位。（《星岛日报》2004年3月23日A18）

“草根”一词在标准汉语里只是指草的根部。严格地说，“草根”和“树根”、“菜根”一样，是词的自由组合，是否具有复合词的地位还有争议，因而一般的词典都不收。英语里有 grass root 的说法，泛指基层。香港书面汉语翻译时使用了汉语的既有表达形式“草根”，从而使“草根”变成了仿译词。也就是说，香港书面语里“草根”的词形来源于汉语，但有一个义项来源于英语，其衍生用法如“草根阶层”、“草根作品”、“草根运动”等也都是仿译词。

工业行动

(15) 由公立医院医生组织发起的游行或工业行动，回归后平均每二至三年就有一次，虽然每次针对的问题都有不同，但都是透过工业行动争取，或多或少以市民及病人健康为“筹码”。（《东方日报》2004年2月23日A1）

香港书面汉语里的“工业行动”译自英文的 industrial action，并不一定和工业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在劳资纠纷中劳方采用的一种抗争手段，包括不上班，不努力工作，故意拖慢工作进程，集体请病假等多种方式。标准汉语里没有这个仿译词，但“工业”和“行动”都是常用高频词，“工业行动”很容易让内地人看了以后望文生义，造

“蛊惑感、监人赖侯”是粤语，意思大致上都是耍无赖，玩鬼花样的意思。

成误解。

2.2. 完全意译词

意译时也可以不考虑内部成分的个别意义，完全按照词语的整体意义译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译词。香港书面汉语中意译词很多，其中有些是标准汉语词语的同形异义词。

冰

(16) 惩教署数字显示，去年在各院所破获的私藏毒品案有一百四十九宗，较零二年的一百一十五宗及零一年的一百一十二宗，大幅增三成，当中近九成，即一百卅宗来自荔枝角收押所，但检获毒品分量一般不多，以可卡因、冰和软性毒品为主。（《东方日报》2004年3月29日A20）

上例中的“冰”译自英语的 ice，标准汉语里译作“冰毒”。“冰”在国内多半使用本义及衍生义，做毒品解的“冰”则很少使用。

单位

(17) 根据昨日市场流传的部分单位价单，该盘第一至三座的五十多楼高层海景单位，价介乎七千余至八千余元，较早前集团预计的意向价为低。（《东方日报》2004年2月18日B4）

香港和内地一样，“单位”都有机关、团体或其所属的某一部门的意思，但香港书面汉语里“单位”还多了一个“一套住房”含义。“单位”的这一用法显然译自英语的 unit，相当于国内的“单元”，这可以从香港地政总署网页的中英对照文件中得到证实：其中文版为“地政总署发言人今日（二月五日）说，该署于一月份发出两份涉及六百九十八个住宅单位及三份涉及商业单位的预售楼花同意书”，而英文版内容是 The Lands Department issued two consents for the sale of 698 residential units and three

<http://www.info.gov.hk/landsd/cindex.htm>

consents for the sale of units in uncomplete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January, a spokesman for the department said today.

3. 词义和搭配受英语影响

香港书面汉语中有些词语的意义和搭配方式发生了变化, 尽管仍旧与标准汉语的对应词同形, 但语义和句法功能有了不小的差别, 两者的关系已经接近同形异义词了。这些差别往往源自英语的影响, 而翻译时的直译硬译, 则是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

3.1. 词语的用法变化

冒犯

(18) 他承认, 前日的言论是不恰当, 令港人感到冒犯, 他真诚地向市民道歉, 并收回有关的言论, 说罢即躬鞠两次。(《星岛日报》2004年2月20日A22)

这句话表面上像连动句式, 但实际意思并不是“港人”去“冒犯”任何人, 而是“港人”被“冒犯”了。这种用法显然源自英语的 feel offended, 也就是用动词的过去分词表达一种被动意义。汉语的动词在形式上没有过去分词, 被动意义必须由标记“被”来表示。这里不用被动标记却表示被动意义, 看上去有点儿非英非中, 其实是英汉直译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香港相当普遍。除了这里的“感到冒犯”之外, 常见的还有将 get insulted 译为“觉得侮辱”以及将 feel attracted 译为“感到吸引”。

这种被动用法的“冒犯”、“侮辱”与“吸引”没有形式标记, 严格说来与标准汉语里表示主动义的对应该动词已经构成同形异义词了。

3.2. 语义场变化

香港书面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受到英语的影响, 语义场发生了变化, 其表现形式则是搭配伙伴的增加。

机会

(19) 再加上不少人护理镜片不当, 让

蛋白质、油脂和污染物长期积聚在镜片上, 这会摩擦眼睛, 同样有机会令角膜受损。(《东方日报》2004年2月18日A16)

标准汉语的“机会”是褒义词, 表示向美好前景发展的时机或可能, 因此多半同向好的事情搭配, 如有机会去深造、有机会赢取大奖等等。香港书面汉语里的“机会”没有这种倾向性, 可以表示好的发展方向, 也可以表示坏的发展方向, 这也是受英汉翻译的影响而造成的。英语有两个表示时机或可能性的词语, opportunity 多半表示褒义, 而 chance 则表示中性或贬义。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出版的英汉词典通常把 opportunity 和 chance 的第一个义项都列为“机会”, 人们在翻译这两个词时也同样会选用“机会”, 所以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fortune 是“发财的机会”, 而 the chance to catch bird-flu 则是“感染禽流感的机会”。

标准汉语里用“可能”来表示中性偏贬的时机, 所以 the chance to catch bird-flu 只能译为“感染禽流感的可能”, 而不会用“机会”。香港书面汉语里“机会”的语义场比标准汉语里的要大得多, 两个“机会”已经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

分享

(20) 在讨论过程中自然有不同的分析, 也分享过影响选情的忧虑。(《星岛日报》2004年3月3日A4)

在标准汉语里, “分享”的整体意义由“分”和“享”叠加而成, 只同表示美好事物的词语搭配, 可以说分享快乐、分享经验, 也可以说分享利润、分享资源, 但绝不会说分享痛苦、分享教训, 也不会说分享债务、分享责任。香港书面汉语里“分享”的整体意义同“享”没有直接关系, 因而不受这种限制, 可以同表示美好事物的词语搭配, 也可以同表示中性的甚至丑恶事物的词语搭配, 所以才会有上例中的“分享忧虑”。

“分享”这种用法似乎源自英语动词

share, 并且显然受直译硬译的影响。凡是英语里用 share 的地方, 香港书面汉语几乎都会用“分享”, 从政府文件的中英对照版本, 到公司行号的中英对照通告, 很少会有例外。既然如此, 平时说话行文, 对不快的事物也“分享”一下, 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4. 英国文化影响造成的同形异义词

在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里, 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秩序实行的都是英国制度, 相关用语也就自然会受到英语的影响。比如建筑物的楼层划分采用英制, 名称自然同内地的不同, 便因此形成一批同形异义词语:

(21) 四十八岁姓赵女子昨日中午十二时半, 被发现坐在鲤鱼门 鲤兴楼三十八楼天台栏河 边, 警方及消防员到场, 在地下筑起气垫, 警方花了十五分钟将女事主劝服。(《苹果日报》2004年3月15日 A16)

(22) 现场为协和街八十五号地下一家人民币找换店, 东主姓谢(四十岁), 其妻姓施(卅五岁)。(《星岛日报》2004年4月9日 A6)

(23) 而三名男死者则倒卧在二楼房间的床上, 而菲籍女佣则倒在地下的房间中, 相信各人已死去二十四小时以上。(《苹果日报》2004年5月5日 A2)

(24) 百乐酒店地铺总面积近一万四千, 共有十七间铺, 面积三百几至二千几, 业主每 叫租一百二十至一百九十蚊。(《苹果日报》2004年2月26日 B19)

(25) 地址: 铜锣湾百德新街 28 号名珠城广场 4 字楼(《东方日报》2004年2月28日 A25)

“地下”(“下”普通话发轻声)在标

准汉语里有“地面”或“地面上”的意思, 香港书面汉语中也有这个意思, 例(21)便是如此。不过, “地下”在香港书面汉语里还可以像例(22)和例(23)那样, 表示标准汉语里的“一楼”。英制多层建筑物的划分中, 与平房相等的那一层叫 the ground floor, 即位于地面的楼层。香港书面汉语中将 ground floor 翻译成“地下”(“下”粤语读第二声), 因此使“地下”多了一个含义。与此相关的词语是例(24)里的“地铺”, 即位于“地下”的商铺。在标准汉语里, “地铺”的意思是把铺盖放在地上做成的铺位, 两个“地铺”互为同形异义词。

由“地下”的意义类推, 就可以知道香港的“一楼”是标准汉语的“二楼”, 而例(23)中的“二楼”则是标准汉语的“三楼”。由于这种习惯与内地不同, 甚至与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也不同, 这些地方的人刚到香港时就很容易弄混楼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人发明了“X字楼”的用法。比如例(24)中的“4字楼”就表示电梯按钮上以数字“4”所代表的楼层, 即香港书面汉语中的“四楼”, 标准汉语中的“五楼”。不论是什么制的电梯, 按键所使用的数字总是一样的。商号说地址是“4字楼”, 就是让人进电梯按4字, 不必花时间去解释是什么制, 也不会因此造成混淆。

香港的楼层沿用英制, 法律制度更是如此。与法律相关的词语便因此与标准汉语有了差距:

(26) 辩方大律师苏国强代表被告求情, 指被告父亲为退休惩教署助理, 有一胞弟同为警员。(《星岛日报》2004年4月28日 A16)

(27) 该公司的代表律师更指, 温布莱希望政府立即作出赔偿, 因为这是法律的裁决, 非因为温布莱需要现金, 而这是原则问题。(《星岛日报》2004年5月10日 A10)

香港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 也沿用了英

“栏河”是粤语, 即“栏杆”。

“蚊”是粤语, 表示钱币的单位, 相当于“元”。

国的律师制度，将律师分为大律师（Barrister）和律师（Solicitor）两种。大律师又称为讼务律师，专门从事法庭的诉讼辩护，在法庭上享有充分的发言权，所以例（26）中所涉及的出庭辩护，就必须由大律师担任。律师又称为事务律师，专门从事非诉讼业务或诉讼中的辅助业务，因此在法庭上的发言权受到很多限制。例（27）说的是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律师的资格就足够了。

国内实行大陆法，律师制度也类似欧洲大陆，只有资历的深浅，而没有职称上的区分。如果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内地人就很可能误以为香港的“大律师”是个临时搭配的词语，是名望很大，或者生意做得很大的“律师”。实际上香港书面汉语里的“律师”不同于标准汉语的“律师”，两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

5. 余论

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之间的同形异义词很多，本文只讨论受英语影响而形成的实例。香港是国际化的大都会，受英语影响的词语仍在不断产生，也必然还会出现与标准汉语词汇同形异义的。

对这种同形异义词语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语言事实，理清词语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又可以帮助香港人和内地人认识对方的书面语，弄清两地同形异义词的差别，避免因为对同一个词语理解不同而造成误解，具有重大实用价值。对于词典编纂来说，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对词典的词头分立、义项分合及释义等也很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白宛如. 广州话方言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2]饶秉才, 欧阳觉亚, 周无忌. 广州话方言词典[Z].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6.

- [3]邵敬敏. 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00,(3): 3-12.
- [4]石定栩, 朱志瑜. 英语与香港书面汉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 200-206.
- [5]吴开斌. 香港话词典[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
- [6]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 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Z].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 [7]曾子凡. 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M]. 香港: 三联书店, 2002.
- [8]张励妍, 倪列怀. 港式广州话词典[Z]. 香港: 万里机构·万里书店, 1996.
- [9]郑定欧. 香港粤语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基金项目：本文为香港理工大学科研项目 A-PE14, Semantic Shift and Language Evolution: from Standard Chinese to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的部分成果，对于校方的慷慨资助，本文作者谨此致谢。本文的前期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张铁文先生担任，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2005-03-20

作者简介：石定栩（1948-），男，湖南长沙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句法理论，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

朱志瑜（1950-），男，天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研究。